

生命与教化

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

我们已然身处于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境遇之中。

我们的现代性道德教化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路」？

我们是否有了——条清晰的「路」？

还是始终摇摆不定？

甚至迂回曲折？

哪些因素在遮蔽着我们的「路」？

在一个商业浪潮滚滚而来，

谈论道德常被视为迂腐，

利益关怀远大于道德关怀的时代里，

在一个随着伦理价值的相对主义而而繁荣的道德多元并不稀见的社会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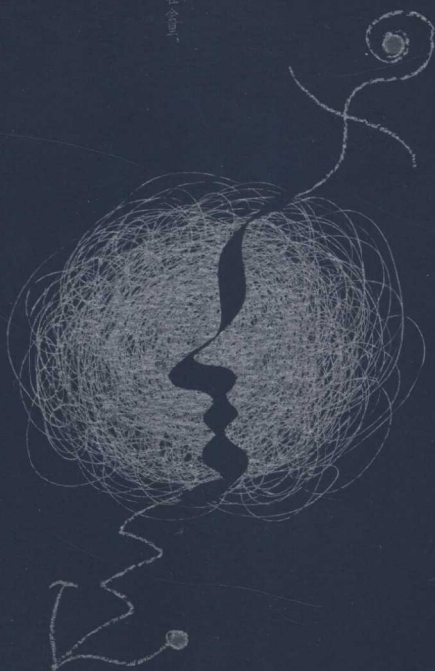
我们深深的关切道德之真，

关切社会的伦理秩序。

关切道德之真，

首先遭遇的问题就是，

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关切道德之真？



0114348

生命与教化

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

我们已然身处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境遇之中，

我们的现代性道德教化究竟是一条怎样的「路」？

我们是否有了「一条清晰的「路」」？

还是始终摇摆不定，

甚至迂回曲折？

那些因素在决定着我们的「路」？

在一个商业浪潮滚滚而来，

现代道德常被批为「泛道德」，

利益关怀远大于道德关怀的时代里，

在一个随着伦理价值的相对主义走向而带来的道德迷茫并不稀罕的社会里，

我们深深的关切道德之真，

关切社会的伦理秩序

关切道德之真，

首先遭遇的问题就是，

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去关切道德之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与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刘铁芳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4

ISBN 7-81053-744-X

I. 生... II. 刘... III. 性—道德—研究 IV. B8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161 号

生命与教化

——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

Shengming yu Jiaohua

——Xiandai xing Daode Jiaohua Wenti Shenli

刘铁芳 著

☐ 责任编辑 邹 彬

☐ 装帧设计 吴颖辉

☐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码 410082

电话 0731-8821691 0731-8649149

☐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 印 装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 开本 880×1230 32 开 ☐ 印张 11.5 ☐ 字数 258 千

☐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1~3 000 册

☐ 书号 ISBN 7-81053-744-X/B·24

☐ 定价 18.00 元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向承印厂调换)

序

教化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教,《说文》云:“上所施下所效也。”《中庸》曰:“修道之谓教。”“自明诚,谓之教。”古人言教,义多本此。用今语释之,所谓教是指社会的先进对后进所施行的一种教育,在古代,主要是道德教育。化,《说文》云:“教行也。”国人言化,意蕴颇多,而其大要,则指变易(《吕氏春秋》注)、生育(《周易大传》注),即对某特定对象进行有目的地培育,使其长养出施化者所期待的因素。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道德教化是社会道德教育与个体道德认同的互动。就社会而言,教化是社会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的一种价值导向,即通过特定的方法和手段对个体施加系统的影响,以倡导一种社会理想,培育出所需的人材;就个体而言,道德教化则是主体对社会道德的认同和内化,即通过对社会主流道德的认知,涵养心性品行,以提升生命的质量和境界。

《生命与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一书,就是从教化与生命的关系的角度展开的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作者直握生命的本质,着眼于道德对生命的提升和超越,论证道德教化对生命的提升与激励,抓住了道德教化的灵魂。虽然作者讨论的对象是“现代性”的问题,但却是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辩证其现代性之所以。通过历史的追问、中外的比较,点出了传统教化的病根,使得其所有的论述,都有“对症下药”的特色,也凸现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精神实质。作者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最高理念”，认为道德教化并非空洞的崇高教育，而应该“关注个体生命价值、关注个体人生、关注个人幸福和群体福祉”，从观念结构的改易和生活实践的转化，逻辑地引出现代性道德教化的价值目标：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作者紧扣生命论述教化，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整合，将教化规定为对生命的尊重与张扬，既提升了道德教化的形而上理解，同时又没有做抽象的玄论，而是通过对生命的张扬具体地落实到形而下的感性生活层面。基于对现代性教化的深刻理解，作者进而提出了改“独白”为“对话”的教化策略，将对生命的尊重与张扬化作在教化中对主体的提升。

作者铁芳君四年前问学于我，其实，他长于沉思，短于“对话”，勤奋好学。这本著作是他三年博士学习的成果，日前命我作序，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就写了上面一些感想。

记得年轻时读书，往往对作者肃然起敬，而看见书前的序，更是心怀崇拜。后来自己也写书了，才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现在自己也写序了，才知道其实应该让作者和读者直接去对话，这里所说的，也只能算是一个读者的感想。

张怀承于岳麓山下

2004年3月

前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眼泪，因为我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艾 青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从来都是教我们要有远大的理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要当“某某家”，要活得有“价值”和“意义”（当然是相对于宏大的社会主题）……我（不止是我，应该是我们）的思维慢慢地就被这种宏大的价值理想所浸润，慢慢地就同化于这种人生追求之中；慢慢地，在我们的道德视界中，只有像雷锋、董存瑞、刘胡兰那样，只有心里时刻只装着别人、集体、祖国，只有每个行为都指向对社会的贡献，只有艰苦朴素、埋头苦干、老黄牛精神、钉子精神，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个人主义，就是贪图享受，就是小资产阶级，就是“自由主义”。

不知是否自己太笨，我的启蒙真正说来，应该是在大学毕业之后，随着读书的视界慢慢打开，随着《读书》、《书屋》、《随笔》、《东方》等杂志逐渐浸染于我的生活空间，随着亚里士多德、陀斯妥耶夫斯基、巴赫金、柏克、托克维尔、尼采、哈耶克、鲁迅、胡适、顾准、沈从文等人逐渐惠临于我的心灵，我才慢慢地明白，世界原来并不全然如此。

读到刘小枫《纪念冬妮娅》。应该说，正是冬妮娅无辜而冰冷的眼泪滴醒了我朦胧之中的启蒙。我重新翻开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找到那段心颤的对话：

冬妮娅怀着深深的忧愁，凝视着金黄的斜晖，说了：

“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就像这落日的残晖吗？”

他凝神地注视着她。紧紧地蹙着眉头，他用低声回答道：

“冬妮娅，这事情我们早已都谈过了。自然，你晓得我曾经怎样的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已不再是你从前认识的那个保尔了。同样，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才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

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

“革命的‘我们’成了保尔与冬妮娅个体间的我一你情爱的条件。只有为了党，夫妻情爱才是正当的。”“冬妮娅的心肯定碎了，寒彻骨髓的毁灭感在亲切而又不可捉摸的幸福时刻突然触摸了她一下。”不管怎样，革命改变了保尔与冬妮娅之间的爱情。在苍茫的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保尔与冬妮娅的故事，比如，林道静与余泽平，只是性别置换了？革命是否一定要牺牲一个女孩美好的爱恋？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更美好的爱恋？在《拯救与逍遥》（新版）前言中，刘小枫再次表达了对缱绻幸福的眷恋。那是一篇叫《野妹子》的小说：

故事背景是浙东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但小说中没有出现多少新四军，大都在说一个叫“野妹子”的女孩同一个地主少爷的暧昧革命关系，“野妹子”太可爱了，打补丁的衣裳袖口总是挽到胳膊肘，手里虽然经常拿着砍柴刀，笑起来却很甜，一身村姑

气，哪里像用柴刀砍敌人的人？故事的结局是，地主少爷参加游击队干革命去了，我却关心“野妹子”幸福。小说偏没有讲这件事情，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地主少爷，离开“野妹子”，满心忧伤。一个人的幸福或不幸，而非革命事业，才是小说中真正令我迷恋的事情。

可能是心性敏感的缘故，后面这句话让我久久沉迷。毫不讳言，心事缠绵的我正是深深地眷恋着人世间那些平凡的个体之作为“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眷恋着冬妮娅的眼泪，眷恋着野妹子的幸福。鲁迅从故纸堆中发现了“吃人”，从“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到冬妮娅、野妹子、余泽平，古往今来，在宏大的历史主题背后有多少无辜、无奈、渺小的眼泪白花花地流淌啊，当我们陶醉于一个个“伟大”的“胜利”、“成功”、“进步”、“发展”的煌煌亮采的时候，还有谁会牵挂着历史深处那些黯然神伤的泪痕？

是的，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带走人们伤心的记忆，让后来者享受幸福的生活，而历史的发展总是需要代价的，总是需要无数的眼泪或者鲜血，有辜或者无辜的泪与血。但使我久久萦怀、挥之不去的问题是，有没有尽可能少流泪和流血的历史的进步？如果历史的进步意味着流血和流泪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历史进步的名义来制造更多的血和泪，或者说，是不是所有以历史进步名义而流下的血和泪都是合理的？如果历史的进步注定要以血和泪作为代价，那么历史进步的目的应该是不再流泪和流血，为什么历史的进步并没有停住血和泪的脚步？历史上有没有毫无目的的甚至荒唐的流泪和流血？为什么受伤的更多的都是那些无援的弱者，或者说无援的

弱者不管是在革命前、革命中，还是在革命后，都难免流泪的命运？进步了的历史是否想过应该回过头去抚摸一下旧日的伤痕，虽然对于那时那人的那血那泪已经毫无意义，但至少可以让过去的血和泪擦亮我们今天的眼睛，可为什么在历史深处不得已流下的血和泪到革命后还是那般的冰冷和惨淡，依偎她们的，许多时候并不是鲜花和无言的注目，而是恢恢然的冷漠、仇视？

面对苍茫的宇宙，面对浩淼的时空，我感到微茫之“我在”的孤立无援，我不能不思考，“偶在性”的个体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微茫的个体何以在茫茫人世间找到自己生存的依据？人难道真的只是为超越于个体与当下之上的不着边际的属于未来某个时空的远大的理念而活着吗？苟如此，那么如苇的个体置身于茫茫宇宙就微不足道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生活本身”，生活着就意味着活出我们之为人的人生来，让我们显现出作为人的人之存在来。可是，如果活着就只是为了活着，那么人生与“猪生”、“狗生”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没有超越于个体与当下之上的意义导引，那么，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微茫的个体凭靠什么来展开其意识之中的人生，面对苍茫的时空？人不能只为了自身而活着，人不可能全然没有超越于个体与当下之上的那一脉与民族、国家、历史、主义、绝对精神或者上帝的精神之牵挂。赤条条来，我们终究不可能赤条条了无牵挂地去。于是，我深深地陷入生命意义的迷思。

我不能不一次次面对这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那些红红火火的人，那些担当着宏大社会使命的人，他们活着，他们为社会、民族、国家、人类干着高尚的、伟大的事业，他们功勋灼灼，他们的辉煌写满了历史，他们“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生亦伟大，死也光荣。可是，历史之中，还有多少人，他

们平庸地活着，他们苟且地活着，他们卑微地活着，他们“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地活着，宏大的“主义”他们沾不上边，壮丽的事业他们只是点缀，他们生或者死，他们的泪或者血，对于这个世界都微不足道，他们生命的意义更多地只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数字，一个符号。我们曾经豪情满怀地诉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恰恰是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命运被排斥在历史的视界之外。是的，面对苍茫的历史与汪洋的现实，我的目光常常不由自主地落在那些卑微的群落。

我于是把目光停驻于平凡的人世，徘徊于那些与我梦魂周遭的鲜活的个体，作为个体的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的人，作为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心理的多维视界中真实地生活的个人。比之于宏大的社会与历史主题，我更关切真实个人的生存境遇，关切个人之幸与不幸以及幸与不幸的理由，关切个体生命在现实的世界中可以与不可以承受的轻与重，关切一个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和不可推卸的义务与社会责任，关切那终有一死的个人如何度过惟一的、不可回复的一生，关切那些卑微的个体如何在苍茫的世界中寻找他们的艰难人生的依据，所以我深深的关切个体道德的建构并且同样关切建构个体道德的依据，关切个体究竟应当承受何种道德承负、以何种方式来承负其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同样深深地关切个体道德之边界。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

身逢世纪之交，我无法不面对刚刚过去的人类自身制造的灾难，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面对南京大屠杀，面对“文革”中“毫无目的的残酷”，面对印巴分治中的血腥暴力，面对美国“9·11”，面对与人类历史相伴相随的灾难。撇开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的差异，任何暴行都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为什么一个个

的“人”会对另一个个的“人”如此残暴而又毫无愧疚之心？而且杀人者往往还总可以找到某种崇高的理由。如果一个人对他人施以强暴、杀人还能找到正义、美好的名义，那么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罪恶是不可能发生的呢？我陷入沉思，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高尚的杀人？或者说，世界上的杀人真的有高尚与卑鄙、文明与野蛮、道德与不道德之分吗？果真如此，那么，是否会网开一面，给世界上更多的杀人提供合法的，甚至高尚的理由？

面对现代传媒中不断传来的灾难进行时的信息，我深深迷思，为什么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并没有实现真正人类之文明的生存，或者说文明之共存？为什么苦难如此与我们如影相随？文明的进步带来的是道德的进步，还是退步？抑或人类的大灾难都与道德无关。那么道德究竟是不是人类的一块可有可无的遮羞布？我不能不思考道德的限度，思考柏拉图所言的隐身人的比喻，如果一个人、一个群体违反道德可以不受外在的惩罚，那么他、他们还会讲道德吗？也许，人类的理智不足以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当诸神缺席，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可以为所欲为？这样，我不能不面对康德所言的“知识给信仰留出余地”的至理箴言。作为人，我们必须不断仰望我们头上的星空，并且俯瞰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回到历史。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简单地下结论，作判断，也许谁都行。但历史果真如我们的“结论”和“判断”所说？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当然不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想当然就可以给出个“准确”的判断、是非得失心中了然的。我们只可能尽量地撇开概念似的、标签似的命名式研究，尽可能地面对事情本身，就历史来梳理历史，尽可能地减少我们心中的预设与偏见，即使我们终究只能在某种“偏见”中去获得另一种“偏见”，而

不是真理。这意味着,也注定了我们只是,也只能是历史与真理的探询者。

面对一个个熟悉而又不断陌生的历史人物,我的内心充满了惶惑。我必须面对历史也面对现实和未来,面对辉煌也面对伤痛,面对中国也面对世界,面对他人也面对自我。景仰或者怀疑,辩护或者批判,激昂或者沉沦,悲观或者乐观,都不是此刻的我应有的态度。我只想以思者的身份去接近他们,尽可能地找到一种钱理群先生所言的“现场感”,去接近历史境遇中一个个真实的心灵世界和伦理视界,然后把我的思考、我的感受平平静静地展现出来。

我的研究与思考,正是直接或间接以这些阅读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鲁迅说过,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吃的是奶,长出来的是草。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我愿以卑微之心去拥抱那漫天的青草般茁壮成长的生命世界。

刘铁芳

2004年3月

目次

前言	1
引论:问题的提出	1
一、问题提出 /1	
二、基本语境 /6	
三、研究目标 /11	
第1章 生命、道德、教化:道德教化的基本问题	17
一、生命 /18	
二、道德与生命 /30	
三、个体生命与道德教化 /37	
第2章 生命的遮蔽与凸显: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历史梳理	51
一、生命的凸显: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意蕴 /52	
二、生命问题的遮蔽: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的回顾与反思 /66	
三、生命问题的凸显: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发生 /77	
四、生命问题的累积: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教化问题的整体反思 /105	
第3章 生命的贬抑与张扬:现代性道德教化的价值目标审视	121
一、生命的价值与尊严:道德教化的基本价值目标 /122	

- 二、生命的贬抑:传统道德教化价值目标审理 /134
- 三、生命的张扬:现代性道德教化价值目标的建构 /143
- 四、在理想与虚无之间:当代道德教化价值目标问题的困惑与出路 /161

第4章 生命的规训与引导:现代性道德教化的过程问题审理..... 191

- 一、生命的规训与引导:道德教化的基本过程 /192
- 二、生命的规训与抑制:传统道德教化过程审理 /204
- 三、生命的引导与激励:现代性道德教化过程的基本追求 /218
- 四、在规训与引导之间:当代道德教化过程的基本问题与出路 /230

第5章 生命的失语与叙说:现代性道德教化的策略问题审理..... 265

- 一、生命的叙述与倾听:道德教化的基本策略 /266
- 二、生命的失语:传统道德教化的基本策略与生命处境 /283
- 三、生命的叙说: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基本策略与生命处境 /295
- 四、在独白与对话之间:当代道德教化策略的问题累积与基本路向 /311

结语:走向交往对话的道德教化..... 337

后 记..... 349



引 论

问题的提出

如果我们想在走出这个世纪的时刻不像进入它时那么傻，那就应当放弃这种方便的道德主义审判，并思索这些丑闻，一直思考到底，哪怕它会使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质疑。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一、问题提出

从“以德治国”的提出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意味着道德及其教化^①问题在当代社会生活视界中的凸显。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提高国民整体道德水平，这不仅对当前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我们问及究竟如何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进行具体的道德教化实践时，我们便不能不首先

① 本书之所以选择比较宽泛的“道德教化”而非更明确地以道德诉求为目标、指涉一种有形的教育活动的“道德教育”，旨在拓展道德教育的视界，在更广的层面上关注影响个体道德品性形成的各种有形无形、直接间接、隐在显在的教育形式。

问及，我们今天的道德教化所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究竟能期望什么样的道德教化，或者说我们期望道德教化解决何种道德问题？我们的道德教化自身的问题究竟又在哪里？

道德教育的问题一般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社会层面，包括社会的道德期望、道德动员、道德教育方式方法。这个层面的活动通常是可见的、明显的、多为大家所关注的，但这个层面的活动本身并不构成其活动的目的，它必须要进一步落实到个体层面，落实到个体的真实生命之中，这个层面的活动乃是生命与教化的切切关联，这个层面是隐在的、不可见的、很少为人所关注的，因而深入考察外在的社会教化究竟以何种方式触及个体生命之中的伦理纠缠，才是我们审理道德教育问题的实质性症结之所在，所以，我们对道德教化问题的关注就集中于个体生命与道德教化的密切关联。当社会越来越关注个体生命价值、关注个体人生、关注个人幸福与群体福祉，道德教化这一本应直接关注人生幸福的实践活动如何处理个体生命与道德教化的关系问题便成为当前道德教化问题的中心。

研究当前道德教化问题有两个维度，其一是现实之维，即直接从当代社会的时代背景、道德现状与当前道德教化的问题出发，提出道德教化的新要求、新任务、新使命、新方式方法。其二，任何道德教育的问题都会有其历史的源流与积淀，不可能想当然地改弦易辙，完全依我们的理想设计而行，它需要我们实在性地把握道德教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审理其历史进程中的得失，把握历史文化传统长期熏染出来的国民深层文化心理，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当代道德教化发展的问题症结和基本路向，这是研究道德教育问题的历史之维。正因为如此，我们审理当前社会道德教化问题，力求把它置于我们自身的现代





性教化发展历史进程之中，寻找历史与现实之中的道德理性，考察现代性道德教化作为道德教化历程中的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围绕个体生命与道德教化的关联，其价值目标、过程和基本策略在现代性转向的历程之中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如何转变，曾经针对的是什么问题，在何种层面上解决了问题，给历史留下了什么问题。

现代性问题的根本乃是人的实存的类型转变，即人的生存理念的转变。“现代现象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古代关于人的观念已根本动摇，以至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困惑不解’”，^① 所以，舍勒认为：

“现代现象不仅是一场事物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制度、知识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更是人自身的一场转变，是人的身体、行动、心理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而且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人的身体—精神统一体的此时此在的实际样式的处于漂浮状态，个体身位已找不到自己的安身之位。”^②

正因为如此，对现代性道德教化的考察不能不深入到人的生存的内在结构，深入个体生命的深层质地。现代性道德教化涉及道德教化的整体的质性转向，不仅涉及社会对道德教化的期望、态度、方式方法，更涉及个体人心，涉及个体生命与道德教化的内在关涉的转向。

从近代以来，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我们社会的现代性转

① 刘小枫，《舍勒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24

② 同上。